

17-09



3



新春文史資料

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1257/14

蕪春文史資料

第三輯



政协蕪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何定华

封面设计：陈 桓

责任校对：赵德鼎

朱能真

薪 春 文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薪春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薪春县印刷厂印刷
书号：薪文准字（90）01号 32开本
印数：2000本 字数11万 工本费2.00元

《蕲春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政坛忆旧

《鄂东八年》摘选·····	刘西尧 (1)
忆李先念校长·····	晋亚平 (10)
张体学反“围剿”·····	骆焕生 (12)
初会钟子恕·····	汤蔚文 (18)
蕲北根据地斗争纪实·····	邵登云 (21)
先父吴幼庭的革命事迹·····	吴仕鹏 吴云娥 (37)
先舅父吴幼庭被捕时的见闻·····	何洁荷 (40)
回忆蕲州青年抗日协会·····	王 慎 (42)
一包红糖·····	郝耀东 (45)

政治瑣谈

先祖父田桐先生参与辛亥革命大事年表·····	田 璞 (46)
附：田桐先生公葬始末记·····	(58)
田桐轶事趣闻录·····	王洛舟 (60)
田桐与黄兴·····	王洛舟 (67)
郝可权·····	杜定启 (71)
我的一生·····	龚越平 (73)
戎马生涯二十年——我的回顾·····	顾 超 (81)

叔父张四维二三事·····	张正楷 (87)
黄埔军校生活回忆·····	张正楷 (90)
一九四五年蕲春县教育界竞选议员的一场斗争 ·····	吴 哲 (94)
先严陈守元先生传略·····	陈育西 (97)
一关八卡的由来·····	蔡知为 (99)

文教漫笔

蕲春县中的一次学潮·····	陈中元 (101)
忆萃英堂·····	陈中一 (103)
蕲春启明中学始末·····	陈中元 (106)
忆蕲春启明中学师生的爱国行动·····	<u>黄蕴之</u> (111)
读书与著书 ——蕲春名人轶事·····	吴中柱 (116)
蕲州的屈原庙与龙舟竞赛活动·····	吴 哲 (126)

工业拾零

蕲州码头的开拓者——董青云先生·····	王 慎 (130)
方觉慧与更生炼油厂·····	张致坤 (133)
国共合办的惠工工厂·····	胡志光 胡觉非 (136)

纵横花絮

鄂东名胜——三角山·····	郝耀东 赵德鼎 骆焕生 (140)
古台春秋·····	顾华山 (146)
蕲竹初考·····	汪文德 李铁营 (155)
蕲口镇兴衰始末·····	王天雄 (159)

李时珍夜梦吃糊子·····	王焱楠 (161)
李时珍医药故事·····	王焱楠 (163)
叔公周实孚生平事略·····	周修文 (166)
“故园风物已全非” ——录台胞陈楚贤诗四首·····	文史科 (169)
蕲州僧寺史略·····	王焱楠 (171)
慈化寺·····	王焱楠 (173)
蕲州寺观炼金丹·····	王焱楠 (174)

小 资 料

义全小传·····	詹习寿 (177)
-----------	-----------

《鄂东八年》选录

刘西尧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时代的洪流把我这个普通的大学生推到了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在党的领导下，我从一九三八年元月起，在近八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未间断地学习、战斗、生活在鄂东的土地上，战争年代的 倥偬 岁月、峥嵘往事，老根据地人民的深情厚意，大别山的山山水水，一直使我梦萦神追，难以忘怀。

一、第一次东进与反“百日围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望山会议后，豫南、鄂中、鄂东的党和武装实现统一领导，成立了鄂豫边区党委，建立了豫鄂挺进支队（四个团队）。鄂东的五、六大队整编为第一团队，由罗厚福任团长，张体学任副团长，方正平任政委。这时，在孝感成立了鄂东地委，程坦任书记，我是组织部长，贺建华是宣传部长，何耀榜是鄂东总队长。在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年底，遵照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中原局电令，我部改为纵队，积极进行反磨擦斗争。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纵队主力进军平汉路东大小悟山，经两天战斗，完全击溃顽伪两面派蒋少璠、刘亚卿、杨希超部，恢复了大小悟山根据地。这时，五战区下令“驱逐”鄂中新四军，路西磨擦又起。五

月一日，我纵队领导机关和主力进驻大悟山。纵队执行刘少奇同志指示，派张体学、吴林焕带一团队在陂安南打了一仗，以发动群众准备抵御广西军一七二师的进攻。鄂东地委机关当时正在黄陂蔡梅店。果然，顽军向陂安南进攻了。一团队没有钱吃饭，体学带了一个大队（营）到黄冈湖区筹款去了，还没回来。这之间发生顽军再次大举进攻鄂中及路东大小悟山我军及日寇进攻襄樊的复杂情况。五月三十一日，我纵队主力和机关，包括我鄂东地委机关，转移到路西赵家棚地区，正当我纵队主力尾击日寇，破坏交通，配合五战区正面战场作战之际，鄂东磨擦加剧，我路东大小悟山根据地遭到洗劫。六月二日，张淦竟亲率所属九个团，共计两万余众，“清剿”我大小悟山留守部队及医院等，屠杀我军人员两百余人，抗日群众（包括自卫队等）五百余人，实行“三光”政策。

这时，路东路西我军往来完全断绝，亦无电台联系。体学一坨，黄冈漆少川、文祥一坨，蕲黄广那边的几个便衣队，都是在被分割、孤立无援情况下，坚持斗争。黄冈派人到路西找区委、纵队司令部汇报，是通过敌占区，绕道武汉来的。区党委、纵队司令部派我和吴林焕带一个营（一团队二大队）过路东，到黄冈找体学会合，传达中原局、纵队指示，组织东进鄂皖边。当我们出发到河（口）、汉（口）公路附近，获悉敌有埋伏，便又退回路西。于是，领导上仍决定派我和陈景文带一个警卫员，化装便衣，由黄冈派来的秘密交通姚去非带路，绕道武汉，通过敌占区到敌后黄冈与体学会合，由我代表地委领导路东工作。

六月中旬，我们四人从孝感坐木船到汉口郊区（菜园

子)胡念洲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坐木船到了黄冈大埠街日据点附近上岸,就遇到我们自卫队站哨的“盘查”,这就是五大队突围后漆少川、文祥、易鹏他们建立的沿江湖区游击根据地。群众发动和组织得相当不错,当天夜晚,我们就见到了体学。我们将体学带来的那个大队和黄冈地方两个中队,合编成一个独立团,共两个营部,六百六十人,积极进行着东进的具体准备工作。

八月八日,独立团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动员下,从王家坊出发,东进鄂皖边,我随独立团经回龙山、蒋家山,过了浠水,首先一仗打蕲春彭思桥,因顽蕲春县自卫队在彭思桥对我阻击,这一仗把顽军击溃了。从黄冈到蕲春,沿途条件好的地方,我们就放下便衣队,第一个是把黄维栋便衣队放在桐山冲、将军山,组织了蕲太英工委;第二个放在三角山,还建立了一个中心区委。在浠蕲边、蕲宿太边、蕲黄广边,都放下了小部队,进行游击活动。

我们部队行军到浠水洗马畈时,附近有王丹侯的十七纵队,我们捉到了他的一个副官,体学对这副官说:“你回去给王丹侯讲,我们不打你们,你们也不要打我们,合作抗日!”王丹侯不听劝告,当天中午趁我们休息时,一下打到我们跟前,我们一个反击,把他们压到冲里,击溃了,还缴了一部分枪和子弹。

接着我们打到浠蕲边株林三角山的三角寺,没有打开。但是顽蕲春县自卫队伤亡大,我们伤亡也大,游击到浠、罗、英、太、蕲、黄、广。顽军派队伍追我们,我们掉头往西走,准备回黄冈,傍晚刚过巴河。熊桐柏团副提议集中力量,杀它个回马枪,打广济十八堡,打程汝怀几个中队最坏

的王丹侯十七纵队，张体学团政委和我都同意了。连夜兼程再过巴河，实行远距离向东奔袭。第二天天明走到离十八堡不远，我们捉到王丹侯的两个人，把口令得了，大白天，熊桐柏紧跟在尖兵后面，一路冒充王丹侯的队伍，从十八堡背后打上一个高山，一下子把王丹侯的一个班（排）啃消灭掉了。接着搞掉了王丹侯的司令部。那次收获比较大，还抓到了王丹侯的叔叔，王丹侯的枪都是新的，我们大大改善了自己的装备。武汉会战时原驻广济、田家镇的国民党军溃退时损失的枪，全部丢在广济。我们这次到广济也搞到一些枪，还有迫击炮。

把王丹侯的司令部打掉后，我们就离开了十八堡，到了黄梅，遇到邓兴友队残部，驻在一个寨子里。过去，我们和他在黄冈打过，曾有过“互不侵犯”的协议。这次，我们向邓兴寨子攻了一下，邓兴的部队在寨子上叫道：“你们已经得了王丹侯那么多好枪，何必又要我们的几杆破枪呢？”于是，我们就撤了。

十八堡那一仗惊动了程汝怀，他就组织了个“百日围剿”（或称“三月围剿”），我们放在蕲春的一股队伍叛变了。程汝怀亲自从黄冈到蕲春刘公河一带坐镇“督剿”，我们独立团从黄冈出发时，没有团长，纵队司令部派了官楚印来当团长，官楚印在到职的路上牺牲了。纵队司令部又派易元鳌来当团长。反“百日围剿”开始时，易元鳌来到独立团，独立团在蕲春开了个会，决定：如敌人集中力量，我们就分散兵力，去发动群众，如敌人分散兵力，我们就集中主力，打他一路。这个方针和部署虽因种种原因没有完全贯彻执行，但是还起了一定的作用。冬天来了，部队没有棉衣，

要派部队回黄冈后方去取棉衣，于是，派康洪山营长带一个连回黄冈。我跟这个连到仙人台，就带一个警卫班到蕲黄广边沿准备与赵辛初、向红会合，我和康洪山商量，他由蕲春到黄冈后，不先取棉衣，还一路往西打，见乡公所就打，一直打到（黄）陂、（黄）安南，不久，我和赵辛初（带一个便衣队）在蕲春沿湖区会合了，湖区有个向红部队。我们叫向红带队伍一路向东，往黄梅打。体学、易元鳌带主力在山区与顽军进攻部队相周旋，我们约定了一个相会的时间，就在这个期间，体学、易元鳌与顽围剿部队遭遇，消灭他五十多人，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与此同时，我和辛初带便衣队去三角山与体学、元鳌相会途中，在刘公河附近过公路，这时是大白天，约下午二时许，红日正高照，在公路上碰见了程汝怀的一个副官坐着轿，摇摇摆摆顺着公路走过来了。我们把这副官抓住了，向他做了一天工作，这个副官告诉我们，程汝怀准备第二天从刘公河过广济。我们把这个副官释放了。后来，才知道，程汝怀搞不清我们的虚实，第二天没敢到广济，他回黄冈了。“百日围剿”就被粉碎了。

二、继续东进鄂皖边，发展鄂南

粉碎了“百日围剿”后，独立团坚持活动于浠（水）、蕲（春）、黄（梅）、广（济）山岳地带与沿江湖区，建立了几小块较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和落脚点。我在这个地区活动了一段。一九四一年一月，在迎接全国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我们纵队除坚持在鄂中、信南等基本地区及发展的襄西、豫南外，决定大力发展鄂东、开辟鄂皖边，以配合

华中新四军二、七师的作战，相机打通与军部的联系，成立了鄂东指挥部（指挥长刘少卿、政委程坦），统一指挥路东的纵队主力和地方团队。刘少卿率一团从路西过来与九团（独立团改编）会合，与出来“扫荡”的日寇打了一仗。我们几个人研究决定下一步向西。到陂安南后，干掉了顽十六纵队三支队袁绍祺部，那一仗打得很漂亮，重新恢复与巩固了陂安南地区。接着再向冈麻、安麻边发展。二月中旬，刘少卿率二、五团，在一、九团配合下，一举再次恢复大小悟山根据地，歼灭了顽第十九纵队四支队刘亚卿部二千余人。于是，九团在张体学、吴林焕率领下，再次进军鄂皖边。三月在浠蕲边彭思桥战斗中，把河南地方部队第二纵队沈光武“统”过来了，孤立了最反动的十七纵队。我军把俘获沈光武的人枪和他的侄儿送还给他，晓以抗日大义，对他又打又拉。创造了“火线统战”的典型经验。以后我军过路，先写信他，他会马上让开，不予阻拦。他说：“你们走了，我要放枪。”我们说：“可以。”

我们回到黄冈回龙山休整。记得由于参谋长布置警戒上的疏忽，很重要的一面没放警戒，只有郑重（一九四三年在安徽宿松对日作战中牺牲）带几个便衣队在这一面，顽军突然袭击，多亏郑重挡了一阵，才使主力脱离危险。那次，把电台也丢了。接着，九团兵分两路东返：北路由张体学带四个连走英山、罗田、蕲春、太湖；南路由郑重带两个连走江边。目的是要打通与七师的联系。结果过去只活动不过十天，站不住脚，顽军把我们撵出来。这次没打通，团长易元鳌牺牲在宿松。四月下旬，郑重那一路才与七师小游击队接上头，很快又被切断了。所以五师要从大别山打通与军部、

二师、七师地域上的联系的战略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这次后，我到武汉，全国还提起（当时他与张体学一路东进，他在鄂东工作了八个月），如果不采取那样一路大张旗鼓的搞法（一路宣传、贴标语），而是用隐蔽的办法搞，在沿江贴敌区多花点力量，建立两面政权，也可能打通一条较巩固的持久的联系走廊。但是从整个形势看，即使打通了，大别山的局势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因为力量对比在那里摆着。在此期间，五师主力十三旅，特务团过来了，李先念师长，刘少卿参谋长、杨学诚同志都过来了，打了浠水战斗、广济战斗、蕲春漕河镇战斗，还派主力过江，到了江南，想从江南往赣北打通与军部联系，基本上也未能实现。五师在鄂东、鄂皖边、鄂南花的力气不小，想有所作为，但是主要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战略意图并未能全部实现。

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我暂时离开主力，去任鄂东地委副书记。一九四二年五月又到鄂皖边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体学是司令员，我们两人又合作。一九四二年八月，刘少卿、杨学诚率部东进，出兵鄂南，成立四、五军分区，由他们统一指挥。一九四三年五月，第四、五军分区合并改组为四分区，辖黄冈以东、鄂皖边、鄂南。体学英勇机智，不管是日本人、伪军，不管是土顽、国民党嫡系，还是广西军“硬骨头”，只要他们欺负我们，就敢碰、敢顶，打了不少胜仗。

鄂东地区在一九四四年日寇打通平汉铁路以前，从整个客观形势、力量对比来看，我们发展了；程汝怀土顽削弱了；日寇力量不大；广西军越来越注意我们，被我们牵制过来了。我们想再大发展，在大别山搞一大块根据地，是很困

难的。但是，我们起到了伟大的战略牵制的作用：我们从东面牵制了盘踞武汉之敌；在反磨擦中，把反共顽固派程汝怀的四个纵队“磨”得差不多了；沈光武的部队也垮了，走了，第三十九军嫡系也经不住我们打，调走了；接着是把广西军主力（一八九师，牵过来了）直接与我们干，这就策应了华东二师、七师兄弟部队的反顽斗争。从全而看，正因为有了黄冈、陂安南、汉孝陂基本区与游击根据地，有了沿江游击区江北的王家坊、张渡湖、罗霍洲、扁担洲、八里湖及江南的武昌、鄂城、大冶沿江一条走廊，更重要的有一个大小浯山，我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的缺点是：开始在山区放的力量多了些（沿用的红二十八军便衣队打游击的经验），沿江放的力量少了些，放得迟了些，对沿江重视不够，实际上，沿江贴敌占区，是真正敌后，国民党不敢去，我们在那里活动自由得多（我们与反共顽固派在山地周旋，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要不断地搞反共高潮）。后来三五九旅南下，黄冈和鄂南沿江游击根据地所发挥的跳板与桥头堡的作用，就极为明显了。

我军在鄂东敌后抗战八个年头中，如无这些小块块的基本区作为支持长期而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依托，我们根本站不住脚。在这些被分割成小块块的基本区里，群众没有轰轰烈烈的公开组织形成，大部分也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但是不能说群众发动得不好。在黄冈，我们的彩号，就在群众家里养伤，从来也没出过事；我们通过广大党员联系和发动了广大群众，扩大了队伍，支持了战争。病号就在群众掩护下治疗，从来没有发生问题。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政策，确实是法宝，它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为了抗

日，人民和我们紧紧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力量之所在。

在八年抗战中，牺牲在鄂东、鄂皖边、鄂南土地上的张良卿、姚力、官楚印、熊桐柏、易元鳌、郑重、梁天云、孙超、吴师筑以及成千上万的新四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永垂不朽！

（朱虹，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阅过）

资料来源：摘自《地方革命史研究》，一九八五年创刊号。**编辑：**中共湖北省委党史征集编研委员会；**出版：**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

忆李先念校长在湖北革大揭幕会上 的 教 导

胥亚平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李先念同志就任湖北第一届省主席。他除忙于政治、军事等方面工作外，还特别注意培养干部，不久，就开办了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并亲兼任校长。我就于这年考入湖北革大的。

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全校600多名学生，服装整洁，精神抖擞，在武昌县华林文华中学的体育场上听报告，从领队到维持秩序，及保安措施看，都可想象到是有大首长要来作重要讲话的。

学生们整好队静下来后，看到讲台两旁有五、六位同志站在那里。接着作开场白的领导发言了，他说：“同学们，我们革大今天开学上课了。今天不是由挂着手杖，拿着精装书本的教授来授课，而是校长李先念同志来给大家讲第一课。要仔细听，做好笔记……”

我的位置离讲台只四米多，清楚地看到他老人家的威仪。他身材高大魁梧，戴着一副墨镜，阔步登上讲台，用慈祥而又严肃的目光向学生们环视一周后，就开始谆谆教导了。

李先念校长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创办革命大学的意义，

说明革命大学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他说：“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挑起内战，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都反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主力绝大部分被歼，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已成定局。”这时，他老人家风趣地说：“国民党逃往西南的残余部队，六个月不消灭，打我的屁股。”继之教导大家对时局再不要观望了，更不要有幻想。要积极改造思想，一心一意于革命。

大家分组热烈讨论了三天，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确其中有幻想的，有观望时局的，也有误认为革大是正规大学，前来学专业的。通过学习，统一了认识，稳定了思想，鼓舞了为革命而改造、学习的热情。

当我们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分队奔赴农村（也有部分分到公安、报社及其他机关的）工作时，西南大都解放，国民党残部，有的迫于大势已去的形势，不得不起义、投诚，顽抗者全都被歼。现在回忆入学时先念校长揭幕课的教导，无不异口同声说：“预言家，军事家，政治家！是他老人家的教导，鼓舞我们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从1949年至1988年，三十九年过去了，我也从青年步入了老年，但每当我回忆这段教导，好似还在青、壮年时期，对革命充满了力量，愿在新形势下为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余热。